

春秋吳晉爭盟表敘

晉用申公之計用吳以犄楚其後吳卒破楚入郢馴至爲患于方夏病齊及魯與晉爭長于黃池論者因以咎晉之失計自啟門庭之寇其寔非也晉欲制楚則不得不用吳吳之所以橫不可制者咎在晉君失政六卿各擅強權不復以諸侯爲事失不在用吳也何以言之楚之强天下莫能抗日者齊桓嘗欲攘楚矣不得已而用江黃一會于貫再會于陽穀徐而興召陵之師春秋詳書其事以美之然江黃國小而近楚楚滅江黃而桓公不能救也是無益于制楚之事而徒以速江黃之滅若吳則不然在楚之肘腋而力足與楚相抗自成七年入州來楚內有吳費奔命不暇遂不復加兵于宋鄭中國藉以息肩者數十年日

後晉復用向戌弭兵之說委天下諸侯南向而朝楚晉亦偃然弛備無復有經營諸侯之心楚得肆其驕橫爭長壇坫至靈王遂大會諸侯于申楚熯而吳熾因遂踵其故轍是則吳之所以爭長黃池者由於當日之玩楚而使楚得志非用吳之過也向使晉常脩悼公之業雖明知弭兵之說之不可卻而嚴兵以待之楚人爭先則正辭以折之楚必俯首帖耳而不敢動楚不敢動而吳亦無緣萌其覬覦烏有召吳而反爲吳病者哉且晉自昭十三年平邱之盟而後晉已失伯齊景欲嗣興而不能宋魯鄭衛皇皇焉無所依故吳得乘虛而爭伯中國就使天下不折而入于吳亦必折而入于楚吳楚于中國固無分也況是時晉政已移于三家天下久已無晉君子之責晉者謂急宜發憤自

立速收三家之權必使先有晉而後可以制吳不必以前日之用吳爲晉詬病嗚呼自古資鄰國之兵以集事鮮有不被其患者而能自強則無之唐興嘗資突厥矣其後太宗卒擒颉利中興嘗資回紇矣而卒恭順爲國外藩彼所用者第一時之力而能自固于根本之地故能有利而無害城濮之役文公嘗用齊秦日後秦雖構怨而不能爲晉病也且以桓公之盛未有能獨力制楚者以悼公之用吳較之齊桓之用江黃其利害豈不較然著明也哉余因撮其先後諸事都爲一編使後之論吳晉者有考焉輯春秋吳晉爭盟表第二十九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八

南菁書院

春秋大事表廿九

吳晉爭盟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成七年正月成八年冬十成九年公會成十五年冬襄三年六月

吳伐郊

左傳吳伐郊鄭成李氏廉曰此吳壽夢之二年也葬自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奔

晉求通吳以罷楚於人邾人伐郊晉侯鄭伯孫僑如會諸侯宋公衛侯

會晉士燮齊公衛侯鄭伯孫僑如會諸侯宋公衛侯人邾人伐郊晉侯鄭伯莒子杞侯之大夫會鄭伯莒子邾

會晉士燮齊公衛侯鄭伯孫僑如會諸侯宋公衛侯人邾人伐郊晉侯鄭伯莒子杞侯之大夫會鄭伯莒子邾

伯同盟于蒲吳于鍾離

子齊世子光

是吳兵始及上國矣此爲書吳之始

案此時吳晉未通故

鄭與吳成而晉伐之左傳是行也將始會左傳始通吳也

此爲爭盟之始明年吳人不至

此會吳之始亦晉以

卽謀會吳十五年鍾案去年晉與吳爭郊諸侯之大夫爲會之

離遂率諸侯往會之此年卽謀會吳蓋晉始

雞澤

吳晉爲一家不復爭知楚患之方棘不欲趙氏驕飛曰于時吳左傳晉欲通吳好將

鄰矣迫後楚患息而更仇吳以益其敵也楚兩熾晉旣抗楚則合諸侯已未向盟于

吳日強橫遂爭長黃而吳更驕楚不下至不得不與吳以奪楚雞澤晉侯使荀會逆

池此時微吳晉亦不十五年復親往會之接

吳子于淮上吳子不

能伯必以通吳爲召
禍者皆膚末之見也

不聞吳之來會故書李氏廉曰吳之見經至

國以就讐夷辱也至來之入晉之通吳始悼公出來整頓一番
襄五年威之會不復于蒲之欲會成于鍾楚始退去

殊吳矣蓋此時吳來離之往會

案此晉悼公卽位之

聽諸侯之好且受命察呂氏大圭謂此舉三年始謀通吳以制
陳晉仲縮惟我驅實兆黃池之會責晉楚也成九年于蒲欲
遣吳如屬國非復前之閉門延盜此迂論會吳人不至此年
日景象矣是故非用也結吳抗楚後來楚復不至吳恃强大未
吳不能制楚非悼公唐稍息此舉實爲有易役使也而悼公能
亦不能用吳

功較之齊桓台江黃白強不專恃吳吳卒
以伐楚而卒至江黃聽命不然徒卑屈以
見滅者其勝自百倍求之其不爲王輔童
後來黃池爭長此自負者幾希

吳外職

會晉士燮楚

公濟吳牒曰

公濟吳牒曰

公濟吳牒曰

鄭子革五日

知人革多十知故革公會

日知公會

春郊士

事革甘比

無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六

六

吳爲晉咎此所謂懲

宴而吹蕭也

襄五年夏仲秋公會晉侯襄十年春公襄十四年正哀六年夏叔

孫蔑衛孫林宋公陳侯衛會諸侯會吳月季孫宿叔還會吳于相

父會吳于善侯鄭伯曹伯于相

道

莒子邾子滕

左傳會吳子壽夢也
杜注桓楚地

大夫會吳于

許氏翰曰叔還以吳在相故往會之始結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
晉辭不會于雞澤之

子薛伯齊世

卓氏爾康曰合十二
國以會壽夢而子楚

向

李氏廉曰春秋之末臣與吳會者二然後有黃池之兩伯魯不得任其責也

故目請聽諸侯之好
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醫衛先會吳且告

人于戚

師期
案成九年于蒲而吳左傳會吳且命戎陳魚之會卒得鄭不叛李氏廉曰晉之會吳者二十年吳之力也止此自此以後吳不衰公懦弱乃乘晉楚

吳之據其後是後蕭也以退吳人
蠻夷不與中國之盟會至此已七十年矣

人不至吳不聞有解也
來解且遲至十五年杜氏預曰不復殊吳張氏溥曰荆楚地大資子晉晉亦不能致俱衰齊景復死中國而不來聽命待諸侯者吳來會于戚人悍專與伯爭能敵吳至黃池而兩伯並無伯復詔事吳國以

之往會于鍾離其倨案晉合十四國爲此之者齊秦晉三大國列矣

周公之後而甘屈外強可知至此不會蹶會吳以强大而居于而已而齊國亂君弱案是時吳伐楚喪故夷爲中夏偏黃池爭然不安先期解釋至未座僅先屬魯之鄫秦以殺戰讎晉反與范宣子執此爲罪以長非魯之咎而誰咎

秋即躬來赴會且受人耳且受戌陳之命楚合獨吳肘腋之下退吳人蓋能用之亦哉

老會諸侯之

吳好也

奔走戍陳之役非吳如屬吏然晉悼具有盛氣方厲晉一通吳能退之藉吳之力而之前倨後恭以晉悼降龍伏虎手段故曰吳益致銳于楚師不仍不爲吳用最得制能自遷故耳

後會于向吳告敗于出則擾其旁帥出則馭外夷之道後來晉
晉范宣子數吳之不議其後楚畏吳偏無哀卑事強吳使臣會德以退吳人蓋能用暇與晉較晉始得從之親往會之致吳責吳而不爲吳用也後容收宋陳伐秦鄭坐百牢徵師伐齊如同世有受屬夷之款附享伯功是故晉三會縣鄙故開門延盜宣反爲之興師捍患勞吳專以楚故非得已責魯而不宣責晉晉民費財兵連禍結而也三駕絕不用吳師之通吳以制楚此以不可解者殆未聞此而楚師自屈此悼公毒攻毒出于不得已道也夫

之知權也

且楚患去而仍能退

吳之毒所謂無病安用藥元氣一毫無損也魯之通吳以求媚可已而不已此如服毒自斃耳統觀前後經傳情勢瞭然見矣

哀七年夏公哀十年公會哀十一年公哀十二年夏哀十三年夏會吳于鄆 吳伐齊 會吳伐齊 五月公會吳公會晉侯及

左傳公會吳于鄆吳案左傳哀八年齊侯棄左傳哀十年秋吳

于橐臯秋公吳子于黃池

來徵百牢曰宋百牢陽生使如吳請師將子使來復徵師伐齊我魯不可以後宋且以伐我是年秋逆季是年春齊國書帥師

會衛侯宋皇

左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魯牢晉大夫過十吳姬以歸變歸誰及闔我至是復會吳伐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九年春辭師于吳吳齊戰于艾陵大敗齊

璫于鄭

何會兩伯之辭也

伯曰晉范鞅貪而棄子曰昔歲寡人聞命師獲國書及景是革

禮川大國懼敝邑故今又革之不知所從車八百乘甲首三千案左傳公會吳于橐趙氏曰據左氏有單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將進受命于君是年以獻于公公使歸國臯夫子使尋盟子貢平公而不書于經者令諸侯則有數矣云冬使來徵師伐齊而子之元賓之新漢對曰盟以周信若可緣吳晉敵禮而會如云吳人弗聽景伯曰魯與師會伐夫吳豺之以玄纁實書于其尋也亦可寒也乃止今賓主對舉酒自然吳棄天而背本不與狼也齊魯世好且新上据此則公之此舉吳徵會于衛衛侯會單子無坐位故不書必致疾于我乃與之爲甥舅吳本欲偕齊信有功矣然齊以辭吳于鄭公及衛侯宋且經文有爻字是兩反自鄙以吳爲無能伐魯及齊辭師而遂師于吳致吳來伐魯皇瑗盟而卒辭吳人伯之義分明也

爲也

含怒伐齊魯不念齊反助吳伐齊至十年据此則夫差爭伯其案辰陵于蜀子申楚

高氏閭曰吳欲伯諸之德而反致毒于齊

春秋復結謀再舉則齊威靈已及魯宋衛三雖主盟而晉不與于之先期伐魯宣也魯國矣且其先己得陳宋于號楚雖先晉而曾不自反助吳之凶蔡幾幾如楚靈之比未有王者來蒞盟今

侯魯先往會之不念甥舅之好而就之以說魯之爲魯亦可利乘信春秋所惡也知矣

家氏鉉翁曰晉衰而豺狼之命致齊弑君曾不自反助吳之凶蔡幾幾如楚靈之比未有王者來蒞盟今卽齊景死而事吳趨

武功受蠻夷之命而爭長實晉之疲弱有哀以周公之後皆俯結怨甥舅之邦魯可以致之也

伏聽命于壇坫之上且天子使單平公儀謂知恥也哉

然臨之曾不改正是
爲蠻夷加一勅印若
今之新班憲綱宜然
者是天下大變自晉
楚爭盟以來未之有
也故聖人特書晉侯
及吳子微示兩伯以
志世變之極諱單平
公不書仍復先晉以
存夷夏之防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八終

太倉畢長慶校
新陽李文楷校

春秋齊晉爭盟表敘

案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澑有肉
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是時景公窺晉之衰已有互相爭長
方之志屬當平邱之會晉已不復能宗諸侯楚新斃于吳無復北
得衛得魯復得宋夫以齊之強承桓公之餘烈又當晉楚俱衰
之後因利乘便使能正魯意如之罪反昭公而君之伸大義于
天下此如順風而呼何遽不能代晉主盟哉乃鄆陵之盟信子
猶之讒卒佚天討且于晉則助臣以叛君于衛則助子以拒父
三綱既絕猶欲軋晉而求諸侯是卻行而求前也卒之內不能
正其家溺意嬖寵耽樂忘禍廢長立少輕棄國本權臣乘閒得

行篡弑數年之間遂移陳氏與晉爭彊卒與晉同斃嗚呼亦可悲矣孔子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起膏肓而拯廢痼者豈不深切著明也哉故自鄭陵之會訖于景公之歿爭伯凡二十八年撮略其傳著于篇輯春秋齊晉爭盟表第三十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九

南菁書院

春秋大事表三十

齊晉
爭盟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昭二十六年定七年秋齊齊侯衛侯盟定八年冬衛定十年冬齊秋公會齊侯侯鄭伯盟于于沙

侯鄭伯盟于侯衛侯鄭游

莒子邾子杞臧

許氏翰曰齊衛之盟
叛晉也晉定之季鄭

曲濮

速會于安甫

伯盟于鄣陵

許氏翰曰齊鄭之盟
獻衛靈叛而從齊齊

杜氏預曰結叛晉
叛晉也伯道齊諸侯可以伯而景不足望

高氏閔曰去年公侵與鄭衛盟臧盟沙矣

左傳謀納公也

散離盟始復志此益也

陳氏傅良曰此參盟自是中國無殷會矣

李氏廉曰是時晉楚爲首故而士鞅又自無所憚于晉矣前此也參盟自齊桓以來陳氏傅良曰此特相皆衰弱而吳越之禍帥師侵之故二君同

未之有于是始書以盟也自齊桓以來未又未至于北方使景爲此盟以固其謀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之有于是再見諸侯公果能撫伯國之餘

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無主盟矣

秦尊事王室輯錄諸

盟矣

王氏錫爵曰此舉蓋沙齊景圖伯之始事奈何包藏禍心日以

景公假納公之大義也是時天王辟僭翻圖晉爲事乎

以爲糾合之謀者也之難出居姑猶景公

家氏鉉翁曰于臧于侯則桓公之功可復也

晉不復顧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之復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九

春秋大事表二十一

而卒不能納公則爭
伯之業止于如此矣

不能伸勤王之義乃
今日求之鄭盟于鹹

明日求之衛盟于沙

皆彊人之從我非心

悅而誠服也

李氏廉曰此爲齊景

圃復伯之始而鄭實

左右之自是以後有

盟沙盟曲濮會安甫

盟黃會牽會洮皆齊

鄭糾合之事可與隱

公初年對看

定十二年冬定十四年五月齊侯宋公哀五年秋九

十月癸亥公月公會齊侯會于洮

月癸酉齊侯

會齊侯盟于衛侯于牽

左傳范氏故也

許氏翰曰齊宋魯衛

杵臼卒

黃

左傳晉人圍朝歌公

崇與胤逆謀動干戈

案齊景子昭二十六

年始爲鄭陵之盟謀

杜氏豫曰結叛晉也

梁之間謀救范中行

家氏鉉翁曰白齊景納魯昭以圖伯距其

汪氏克寬曰此齊魯氏

圖伯衛鄭魯既與之歿凡歷二十八年

爲盟之終也固叛晉
之交而晉不復能伯
矣

司盟宋猶未忍絕晉
至是及齊爲此會益
始從于齊也傳謂二
會皆謀救范中行四
國相率而顏子亂世
道至是一變春秋降
爲戰國景公亦有齊
焉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九終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大事表三十

吳縣吳大彬
新陽李文楷校

春秋秦晉交兵表敘

賈生有言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嗚呼此周秦興廢之一大機也考春秋之世秦晉七十年之戰伐以爭崤函而秦之所以終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惠公之入也賂秦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號略南及華山蓋自華陰以及河南府之嵩縣南至鄧州凡六百里皆古號略地桃林之險在焉賂秦則晉之地險盡失蓋以空言市秦而實不與也逮戰韓獲晉侯秦始征晉河東不二年復歸之晉春秋當日雖天子所賜苟其民不服則亦不得而有隱十一年王以盟向易薦邢之田於鄭未幾盟向叛鄭歸王王遷盟向之民于郊襄王錫晉以南陽而溫原之民不服晉況此時晉兵力尙強秦蓋知其力不

能有故索質子于晉因而歸之以爲名耳逮穆公暮年年老智昏越千里而襲鄭蓋乘文公之沒斬滅鄭而有之其地反出晉之東使衰經之師不出秦將包陝洛瓦崤函其爲患且十倍于楚幸而崤師一敗遯逃竄伏其後迭相攻擊歷三四世終不能越大河以東一步成十一年秦晉爲成秦史顆監晉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于河西截然兩界如天塹之不可越使三晉不分以其全力制秦秦終不敢東出周室何自有窺闕之漸哉余嘗持論謂晉獻公滅虢而周室無復有西歸之計然使晉不滅虢虢必入秦而秦于周爲切膚之災于鄭成密邇之勢夫楚爭鄭而晉得以救之者以楚去鄭稍遠而晉得陝虢庇鄭于宇下能聯絡東諸侯以爲之援也秦若滅虢則晉與鄭隔絕而鄭在秦